■瑞安方言系列3

天光吃底饱膛膛，眙眙《瑞安日报》有新闻

浊音、入声“曲折调”形成瑞安话抑扬顿挫之美

■记者 林晓

上一期，我们在“瑞安方言系列”《瑞安话仍保留着较多古音》中，讲到了汉王朝对瓯越统治时期的语言，应是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形成的江东方言。当时章安先祖讲的江东方言，与现在的瑞安话并不是一回事，是瑞安方言的底层。

之后，历史上多次迁移影响瑞安方言，北方方言渐成官话，瑞安因远离京城，成为发展较慢的南吴语。如瑞安话讲“孺人”就是媳妇，“新孺人”是指新娶的妇人，还把未婚的女孩称为县主儿，这些都是瑞安方言仍保持着较多古老语言特征的缘故。

千山鸟飞绝，
万径人踪灭。
孤舟蓑笠翁，
独钓寒江雪。

柳宗元笔下的《江雪》用瑞安话读来更有古意

《切韵》和汉文化中的“南方音”

上一期，《瑞安话仍保留着较多古音》见报后，有读者来电问，当时的章安先祖讲的方言与现在的瑞安话到底还有多少关联？有的读者还提出，是不是能从古籍的文学记载中找到瑞安话的“源头”？

事实上，在瑞安还“属于”章安的时代，江东方言还是“古吴语”，与现在的吴语不同，这是瑞安话中前、中古层次语言的主要来源。当然，与现在的瑞安话是不同的。

东晋，国都定都于建康（南京），汉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。当今语言学家确定的说法是，在这一时期，河洛口音和吴侬软语都被融合进新的国语里。其次，标志着“杂合洛阳和南京南北音”的重要依据，就是隋代《切韵》一书的问世。

《切韵》，隋代陆法言著。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（601），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，增订本甚多，《切韵》原书已失传，其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因《广韵》等增订本而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。现存最完整的增订本有两个，一为唐写本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，一为北宋陈彭年等编的《大宋重修广韵》。

《切韵》为汉语发音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，而《切韵》的基本发音标准仍多是建康话，这一点，也许可以证明汉文化已经转移到了南方。

瑞安话里有“切韵时期”中“南方音”的遗留。比如，瑞安方言中的“鱼”、“虞”口语不同（这在西部山区高楼、湖岭一带尤其明显），“毛”、“茅”不混读音。因此，有学者认为，这些读音在瑞安话中的区别，有方言中浊音的表现，能与《切韵》对应。

用瑞安话交谈，“有理不用高声”

从语音史中可看出，“浊音清化”始于五代时期的北方，入声消失始于宋末元初。因浊音音低、传不远，入声短、拖不长，这两个特点，使浊音和入声在官话中渐渐消失。

起先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对这些音素（浊音和入声）不感兴趣，也不方便他们在草原上远距离的对话，而普通话中的翘舌音也非古汉语固有音素，语音史上有“古无舌上音”之说，其出现在唐朝中期的北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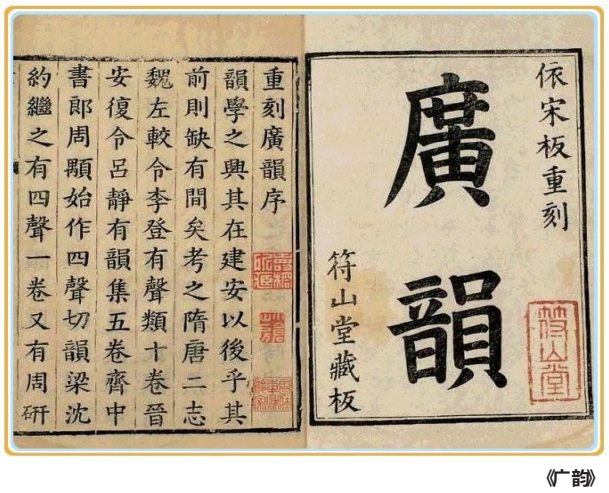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话声母结构迥异于古汉语。无入声、无浊音，导致北方话总体以高音为主，音感清越高扬，符合草原生活环境，所以有人将“打官腔”和“唱高调”扯在一块。

语音学中，将发音时声带振动的音称为浊音，声带不振动的音称为清音。吴语（包括瑞安方言）中保留完整的中古全浊辅音。

清代著名经学家、音韵学家江永有句名言：“清浊本于阴阳。”

浊音在汉语中（除吴语和老湘语）消失后，汉语（除吴语和老湘语）的语音体系就发生了阴阳失衡。底气一味的“虚化”，变成了响亮的官腔语言。

比如喜欢大声说话，常常被全世界视为华人的恶习，这个恶习也大概是“浊音清化”时候形成的。因为声带要震动的浊音字是难以发出高声调的，声母清浊不辨后，便只有靠声调来区别，于是声调起伏就被放大。沉蓄内敛的浊音清化后，说话变得容易，“扯着嗓门”的情况便出现了。



《广韵》

浊音在瑞安话中的重要位置

什么是浊音呢？

譬如，普通话中称汽车为一辆，量词是“辆”。瑞安话常说，一把汽车，一部汽车，这里的量词就是浊音。

在瑞安一带，一般人讲话都是相当“软”，这实际是“浊音浊化”的表现，有点“轻轻气儿”。特别是尚未出阁的瑞安姑娘，讲话极其温柔。还有个例子：温州城区的人一听说瑞安人，首先就夸起瑞安话，称瑞安话“软”，很好听。而瑞安人的平常交谈中，也较轻柔。倘若声音大，音调高就要遭人指责，称“有理不用高声”。

早年在民间，一般称有地位、有身份的人讲话斯文条理，用瑞安话讲是“钞票赚（近）底，话亦讲好起，该个人地位变爻罢呐”。意思是，此人发达之后，讲话也条理起来。事实上，这句话一方面是说，此人是经历了世面，话说得有道理了；另一方面，也有一种可能，经过沧桑的人，话讲得慢了，无意中多了浊音，听着很有成熟感。

“先降后升的曲折调’是入声

普通话与瑞安话的最大差异，是前者有卷舌音而没有入声，后者有入声而无卷舌音。

瑞安人说不好普通话的最大障碍，是学不好卷舌音，分不清前后鼻音。反之，北方人说不好瑞安方言的主要原因，是不知入声和浊音为何物。

一般来说，短而急促的是入声。

相对古汉语，现行的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：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，也就是汉语拼音中的第一声至第四声。

而瑞安话则完整地保留了包括“入声”在内的古汉语的8个声调，分别是：阴平、阳平、阴上、阳上、阴去、阳去、阴入、阳入。比如，“麦”、“铁”、“桌”，这些字的瑞安话发音，声调为先降、后升的曲折调，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出它们是入声，但这种发音在普通话中已经找不到了。

所以，除了短而急促的入声，还有“曲折调”。

现代官话的特征之一是古汉语的入声消失，以失去入声的官话（包括普通话）为母语者，不经训练，不能分辨入声字。由于部分原属仄声的入声被派进平声，所以官话使用者较难判断唐诗宋词中的平仄韵律。

“麦卖啊弗啊”、“该日（音纳）生日（音入）酒摆几桌呢”……如果你愿意慢慢讲这些话，你就会发现瑞安话的抑扬顿挫之美。

“天光吃底饱膛膛’有顿挫之美

瑞安话声母29个，韵母35个，声调8个，是属于变化较大较复杂的语言。其中浊音、入声，以及有降有升的曲折调，形成了讲瑞安话的美感。

举个例子，“该日天光吃底饱膛膛，眙眙《瑞安日报》有新闻”，这句话就综合了几个声调的变化，属于有降有升、抑扬顿挫的语言表达类型。

“该日天光”是今天早上的意思。“吃底饱膛膛”除了有吃得饱饱的意思之外，还有吃得美美的意思。“眙眙《瑞安日报》有新闻”中的“眙”是“看”的正字写法，是直视的意思，有很多年轻人将其写为“次”，是不对的。

“曲折调”读起来很美。这一期，我们推荐一首唐代诗人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，《江雪》并不是用“曲折调”的入声来读，而用短促的入声字（-t韵尾）作韵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着用瑞安话读一下。

《江雪》诗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

下一期，我们再来关注瑞安话与唐诗宋词的关系。